

The Quiet American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主 万 译

文静的美國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Quiet American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主 万 译

文静的美國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静的美国人 / (英) 格林(Greene, G.)著; 主万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8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书名原文: The Quiet American

ISBN 978-7-5327-4603-3

I. 文... II. ①格... ②主...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3273 号

Graham Greene

THE QUIET AMERICAN

Copyright © Verdant S. A., 1940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1999-089 号

文静的美国人

[英] 格雷厄姆·格林/著 主 万/译

责任编辑/张建平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7 字数 13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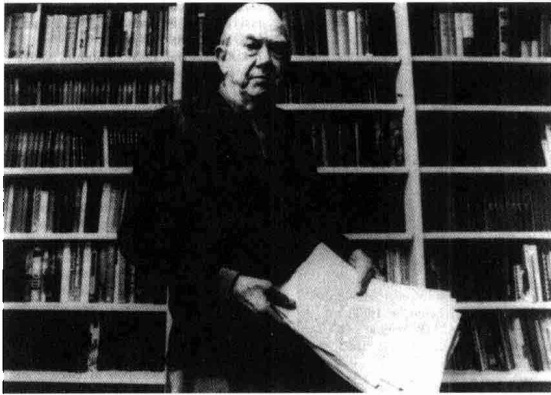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978-7-5327-4603-3/1·2601

定价: 33.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571-85155604



“我必须找到一种宗教，”格雷厄姆·格林说，“好用来衡量我的罪恶。”

这句话把格林这个“天主教小说家”（一种他所厌恶的说法）摆到了他的正确位置：在他选择基督作为他最高的价值标准前，他首先是一个老想着衡量自己的人。没有一个二十世纪的作家像他那样思路敏锐地把人加以比较。如今很少有小说家采用那种把好人跟坏人加以区分的粗略的笔法，格林却擅长对人进行多层次的区分，勾画出细微的界线，把人的邪恶同残忍、刻薄以及用意不良的愚蠢加以区分。他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个经过仔细调整确定的道德体系中。他们逐渐沦落。因此在格林的作品中，人并没有变得善良的真正出路，而只有或多或少陷入邪恶的无数途径。

这种细致的道德方面的现实性是格林作品中往往受到忽视的一个方面，因为人们总是更加偏爱他作品中更具有巴洛克风格的那些方面——直截了当的性行为、四处漫游的癖好、新闻工作的文体风格——一些似乎可以确定无疑地把他放在他的冒险同伴厄斯金·奇尔德斯^①、莱恩·戴顿^②、亚历克·沃^③、约翰·勒卡雷^④中间的特点。确实，格林始终是一个对惊险作品感兴趣的作家——他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的时

候,就常爱玩那种实实在在、要人性命的俄罗斯轮盘赌^⑤。尽管如此,我们有时还是应当提醒自己下面这一事实,即在格林的书架上,放满了亨利·詹姆斯^⑥的作品。不管格林另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都是一个文学上的双重间谍。我们重新把亨利·詹姆斯(而不是,比如说,他童年时的英雄亨·赖德·哈格德^⑦)列为他的主要先驱,这样就可以看出他作品的某些深度。在格林的小说中,如同在詹姆斯的小说中一样,人性的各种变化都给放到工作台上来供人解剖分析。人在面临战争、死亡、损失和爱情等困境的时候,我们爱想象为具体的性格特征——我们就凭这些性格特征来给自己定义(“我心地仁慈,而他却玩世不恭”)显得并不怎么通用。“人性并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灰黑色的。”格林并不是头一个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小说家,但他笔下的灰色美妙地具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们必须把《文静的美国人》中暧昧的三人组合放在这片灰色的区域内:凤儿老实地为金钱所驱使,福勒的超然物外,派尔的大脑单纯。这难道不是一部构思得极为出色巧妙的小说?它令人想到一种挑棒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要做的就是依次拿起一根游戏棒,而不触动别的游戏棒。要把这三个人彼此加以比照——把他们的嘲讽,他们的希望,他们个人的沦落比较对照——却又根本不让我们对他们的性格作出令人满意的最终评价,也

① 厄斯金·奇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1870—1922),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② 莱恩·戴顿(Len Deighton,1929—),英国小说家。

③ 亚历克·沃(Alec Waugh,1898—1981),英国小说家。

④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戴维·约翰·穆尔·康韦尔的笔名,英国小说家。

⑤ 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一种危险的赌博游戏,参加者轮流持只装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先旋转弹膛,然后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扳机。

⑥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小说家,评论家,晚年加入英国籍。

⑦ 亨·赖德·哈格德(Sir 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英国小说家。

就是那种表明读者的任务已经完成的评价,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强调书中出现的复杂紧要的场面,确实需要精湛巧妙的手法。格林不想让他的读者获得这样的满足:“我们只有在把握不定的时候才活在世上。”就《文静的美国人》而言,道德上的矛盾心理早就成了小说的基础成分。我前面谈到了经过调整确定的道德体系,这使我们想到了《欧洲人》的作者,那个细心周到、见识不凡的詹姆斯,但是把你的人物不是安排在客厅里,而是安排在战场上,那可是一件截然不同的活儿!你对战场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无法确定。格林不由自主地为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最难收拾的冲突所吸引,那是一些在作战的原因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之后人们仍在继续进行的战争。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出在陷入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时所出现的那种道德上的彷徨困惑。但尽管如此,凤儿和福勒还是在越南彼此相遇了,一种至少在福勒看来是他所能指望得到的最大福分。他们所获得的是进退两难的困境之间的一个窄小的立脚点。“我是一个极其相信炼狱的人,”格林有次在接受采访时说,“炼狱在我看来,具有意义……你会有一种活动的感觉。我无法相信一个只是消极被动的幸福的天堂。”信奉上帝的派尔进入了福勒的炼狱。他凭借他那套关于越南的冠冕堂皇的叙述来到当地,并会不择手段地迫使越南去合乎他的那套理论。但在这本小说中,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始终采用一些为他个人利益服务的、令人误解的说法。派尔有他对福勒的描述,而福勒也有他个人对派尔的描述(这是本书居于主导地位的叙述),一种错误地把他这个文静的美国人说得超过他的实际情形的描述。两个人对凤儿都有那种不免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同样歪曲的描述。他们所叙述的这种传闻都不该信以为真,因

为其中充满了个人的需要。格林清楚从我们内心最深层的动机中掠过的自私潮流(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的时候,就曾接受过一个信奉荣格^①精神分析法的医师全面的精神分析),他在描绘这些欲望的发展过程方面,也就是说,从它们内部的微观世界(两个坠入情网的人)发展到它们地缘政治学的宏观世界所产生的后果方面无人可及。他知道一个国家会爱上另一个国家,和它产生瓜葛,对它感到厌倦,使它伤心痛苦。

在《文静的美国人》中,个人的动机是跟它们政治方面的镜像孪生物联系在一起的。听一听福勒在看他前妻的信件时所作的连续的评论。只要在提到一个人的地方,想到那是一个国家:

有谁能怪她挖我的伤疤来进行报复呢?当我们不快活的时候,我们难免要伤害别人。

伤害是在占有这个行动中造成的:我们的身心都太狭小了,不能占有另一个人而不自鸣得意,或是被人占有而不感到羞耻。

不幸的是,天真无辜的人总是给牵连在任何冲突中。不论在哪儿,永远总有一个声音从一个岗楼里向外哭喊。

我心想,“你多么得意啊,自己是超然的,你是记者,不是社论撰写人。你在幕后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啊。另一种战争比这要天真得多。即使放迫击炮,造成的伤害也要少一些。”

^① 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首创先心理学。

格林这种把个人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层次并不是通过把各种复杂的关系压缩精减取得的,而是通过巧妙地看出各种联系,并对之勾勒描绘而实现的。喜爱外国跟喜爱那里的女人被作为互有关联的现象诚实地表达出来(在格林被问到他来越南的原因时,他回答说,“那部分是由于美貌的女人——真是不同寻常。”)。我们都具有的那种愿望,即既要我们的爱人自由同时又要她们顺从我们意志的愿望,也同样适用于派尔同凤儿以及她所出生的国家的那种相互矛盾的关系。格林作品所反映出的这种适用性正好显示出他高出于一个雇佣文人,而且还比别的许多英国小说家技艺精湛。在这种象征性的三角恋爱中,凤儿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越南,但她在无论何处仍然显示出她独特的自我。她是一个穿着白衣裳的姑娘,跳舞跳得比派尔好;她蜷缩在床上,阅读有关安妮公主^①的详细报道。她不暴露自己的意图。你觉得格林在自己对她的生活不够充分了解,或者无法设想出来的地方,就决定不去描写。因此,凤儿脱离了她那象征性的影响,在各地飘然来去;她在卡蒂纳街有着她自身的未受侵犯的生活——购买丝巾,喝喝奶昔——呆在讲述者福勒所无法看到的地方,从而拒绝了读者希望她成为她整个国家的化身的那种卑劣、自然的要求。我们感觉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女人,而不只是一个派尔想要从福勒手中窃取的观念上的女人。福勒所进行的一部分战斗就是要保卫凤儿身上所有的本质,不让她受到派尔僵化保守的言辞的影响。他在这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有些时刻,福勒十分局促不安地看到了下面这种真

^① 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 1950—),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女。

实的情形,即为了不让凤儿受到派尔对她所抱的观念影响,他对凤儿所做的保护反而导致他成为他自身的全新的讽刺写照。事实上,当小说似乎由一种较为笼统的第三人称叙述的时候,他作出的第一人称的评论往往要比格林自己的评论更警觉地意识到那种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讽刺写照的危险:“因为嗓音也有颜色,黄色嗓音唱歌,黑色嗓音像漱口,我们的嗓音只是说话。”我们应当注意到像上面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首先是创作上的缺陷。格林自身需要作出进一步完满的、富于想象力的飞跃,才能构想出凤儿觉得福勒所应当具有的口气。可是这种失误是少有的。尽管福勒表现出的态度,这却是一本具有强烈政治立场观点的作品。对派尔这个人物在政治上的天真幼稚所作的剖析,在此书出版后逐年不断地获得回应:

上帝在上,希望你明白你在这儿干些什么事。哦,我知道,你的动机是好的,它们总是好的……但愿你有时候也有几个不好的动机。那么你也许就会对人稍许多理解一点儿。这句话对你的国家也适用,派尔。

但那个文静的美国人并没有弄清楚。直到最后,他仍然断定信仰要比和平更加重要,信念要比人们更加充满活力。他那种世俗的天真是一种原教旨主义:他认为应该具有信仰。需要不择手段。重新阅读这本小说增加了我对世界各地的所有那些派尔之类人物的恐惧。他们并不打算伤害我们,但他们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伤害。让福勒这样一个玩世不恭的

人去强调派尔认为只有象征意义的那些死亡的真实性的目标；格林的伟大成就就在于此。福勒至少相当理想化地相信世上并不存在一种值得去为之杀人的信念。

当派尔问福勒他是否有什么信仰的时候，福勒说，“哦，我可不是伯克利的信徒。我相信我的背这会儿是靠着这堵墙。我相信那边有一支轻机枪。”派尔回答，“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格林的作品实际上要表达的却正是这个意思。他给予我们的希望是只有仔细观察的人才会给出的那种希望。他用具体的细节来保卫我们，凭借这些细节去成功抵御派尔那种浮夸的、平淡的、没有个人感情色彩的信念。我们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为格林就新闻写作的污点进行辩解；相反我们应当把他看作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如果更多的新闻工作者能像格林为我们展现广场上的爆炸那样进行报道，我们那种作战的欲望又会保持多久？在格林看来，魔鬼就存在于具体的细节之中，而赎罪也存在于具体的细节之中。他完美地描绘出日常的细节，对这些细节的累积添加使我们感到合乎人情，也撵走了那些统计学家，叫我们恢复常态。有多少新闻工作者能写出下面这样的新闻报道或别的记述？

……他开朗、利落、爽直地笑了——是军人的一个简洁的微笑。

……大炮的火花像一只大钟的时针那样在天边转来转去。

“您先喝一杯茶，好吗？”“谢谢您，我已经喝过三杯了。”这

一问一答听起来很像外语常用手册上的句子。

我常常在书上读到人们恐惧时刻的思想：想到上帝，想到家庭，或是想到一个女人。我佩服那些人的控制力。我这时什么也没有想到，就连头上的那扇活板门也没有想到：在那几秒钟内，我停止存在：我完全给吓倒了。到了梯子顶上，我的头撞了一下，因为恐惧是无法数梯子的一级一级，无法听，也看不见的。接着，我的头就冒出了岗楼的土楼面，谁也没有开枪打我，恐惧渐渐消失了。

当格林在一九九一年去世的时候，金斯利·艾米斯^①——一个不轻易对他的同辈表示赞誉的人——对他作出了简洁、恰当的最终评价：“全世界今后都会怀念他。时至今日，他一直都是活在世上的最伟大的小说家。”艾米斯和格林对伟大的小说家的看法与目前的观念不同，他们认为那是一个用笔杆子的劳动者，生活在世上的一个朴实无华的人，他为读者而不是评论家写作，每天都写出一个新闻工作者所能写出的字数。目前，英国作家的写作在数量上时断时续，在质量上时好时坏，他们一心想把“消遣读物”跟“文学作品”区分开来，结果他们两样都写不出来。这是格林本人并不关心理会的一种区分。新闻报道转变为小说跟电影；他用在自己的梦幻日记里找到的一些材料写了几个短篇小说。他偶尔还按照要求梦中思索：一天他发现自己小说写到半当中的时候遇到了难题，他

^① 金斯利·艾米斯(Sir Kingsley Amis, 1922—1995)，英国小说家。

就上床睡觉,把这个难题暂且搁一下,等到第二天上午醒来,竟然完全有了解决办法。“书籍的撰写停顿下来……出现的梦境看来正好适合。”任何一个作家都会为这样一种无法抑制的对位推进的想象力而羡慕不已——他从不缺少故事,他沉浸在故事中间。他说过一句名言,即童年是小说家的贷方余额,格林的童年——他在公学所受的苦难,与他那当校长的父亲的权力斗争,作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对他的精神病医生的太太撩拨勾引,对狂热的行为和上帝的一时兴趣——噢,他这方面从来不会出现赤字。英国文学里有许多天生的小说作者,但格林身上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对手头丰富的材料所作的控制。你当然可以这样设想,谁也不能更好地把饱受战争蹂躏的印度支那那头绪纷繁的来龙去脉编成像《文静的美国人》这样一本前后有序、主题集中、读来让人津津有味的小说。

扎迪·史密斯

2004年

叶尊译

亲爱的勒内和凤儿，

承蒙允许，我把本书献给你们。这不只是为了纪念过去五年我在西贡和你们一块儿度过的那些愉快的夜晚，也为了我自作主张地借用了你们公寓的地址来作为我书中一个人物的住处，又借用了你的名字，凤儿。这是为了读者的方便，因为这个名字既简单又优美，还容易念，你们女同胞的名字并不全都是这样。你们俩会看到，除此之外，我没再借用什么了，当然没有借用越南任何人的特性。派尔、格兰杰、福勒、维戈特、乔——这些角色在西贡或河内的现实生活中都并无其人，而泰将军也早已死了：据人家说，是在逃跑时背上中枪毙命的。就连那些历史事件中至少有一件，也由我重新安排过了。例如，大陆酒店附近的大炸弹爆炸案发生在自行车爆炸案之前，而不是在那以后。对于这些小改动，我没有什么顾忌。这是小说，不是一篇历史。我希望它作为一部关于几个虚构人物的小说，可以替你们俩打发掉西贡一个闷热的傍晚。

你们亲密的朋友，

格雷厄姆·格林

我不喜欢有所感触：因为意志受到激发；
行动又万分危险；我为一件人为的事，一件感情
用事、处置失当的事而战战兢兢；
出于重大的责任感，我们往往干出这类事情。

阿·休·克拉夫^①

在这专利的时代，各种新发明——
无论拯救灵魂，还是伤害肉体，
一律被说成出于一番好意。

拜伦^②

-
- ① 阿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1819—1961),英国诗人,以六韵步诗行组成的诗闻名。这儿引用的诗句出自他-一八四九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热爱航行》(Amours de Voyage)第二章第十一节。
- ② 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大诗人,出身破落贵族家庭,反对专制压迫,追求民主自由,在投身于希腊民族独立战争中病故。代表作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等。这儿引用的诗句出自《唐璜》第一章第一三二节。

第一部